

梭羅柯夫原著
張虹縮寫

新華書店發行



被開墾的處女地

· 縮寫本 ·

被開墾的處女地
(縮寫本)

梭羅柯夫原著
張虹縮寫

書號：0728

被開墾的處女地（縮寫本）

原著者 梭 羅 柯 夫

縮寫者 張 虹

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

印刷者 漢 口 印 刷 公 司
(漢口黃陂路8號)

•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中南第一版 •

1—5,000(漢)

基本定價(乙)4.00

(根據北京一九五〇年十月初版版本重印)

說 明

這是一部世界聞名的小說，是寫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第一次五年計劃時期，組織集體農場的故事。

那時，蘇聯共產黨的政策是：消滅富農階級，實現農業全部集體化。

要請讀者注意：我們現在是新民主主義革命；我們的土地改革是要有分別、有步驟的消滅封建制度，實現耕者有其田，發展農村生產，是和蘇聯那時的情形完全不同的。——這就是說：第一，我們是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財產。第二，我們現在是把土地分給無田少地的農民自己耕種，同時採取組織合作互助的辦法，使個體經濟逐步向集體經濟發展；並不是組織集體農場。——大家讀這本書的時候，千萬不要發生誤會。

這本書是說在執行黨的政策時，某些幹部發生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的偏向，違反了羣衆自願的原則，後來糾正了過來。在這個故事裏的人物，有很多是和我們某些同志相像的。所以，摘錄了

出來，給大家看看，作爲我們改造思想作風，正確執行黨的政策之參考。

這本書的原作，是全部當中的第一部，下面還有，可是至今還沒有翻譯成中國文。這裏所摘錄的也只是第一部中的大概的故事，還有一些人物和事情都省略掉了。這整個的故事還沒有完，例如：雅可夫是個混進集體農場的內奸，並且和特務一齊暗殺了人；但是，後來究竟結果怎樣，在第一部長並沒有說到。

摘錄者

一九四八年九月

目 錄

一 下鄉工作.....	一
二 貧農會議.....	六
三 「連她都不聽話！」.....	二一
四 頑抗.....	二三
五 沒收.....	一九
六 「怎麼能可憐他們？」.....	三
七 爭論.....	三五
八 公共畜舍.....	三〇
九 雅可夫的活動.....	三
一〇 暗殺.....	四〇
一一 訪問雅可夫.....	四三

一二	宰牲口的風潮.....	四
一三	分衣裳.....	五
一四	雞.....	五
一五	在區委會.....	六
一六	牛都凍壞了.....	六
一七	瑪加爾打人.....	七
一八	斯大林同志的文章.....	七
一九	『你承認錯誤嗎？』.....	七
二〇	退出集體農場的人.....	六
二一	西奚卡的工作.....	八
二二	『離開了黨，我到什麼地方去呢？』.....	八
二三	騷動.....	六
二四	『地該種了，不要胡鬧了！』.....	五
二五	『做個榜樣給你們看！』.....	一〇
二六	『還鬧偏向嗎？』.....	一〇

一 下鄉工作

一九三零年一月，蘇聯共產黨派了二萬五千個工人同志到農村裏去，組織集體農場，達維多夫就是其中的一個，跟他派到同一個區裏的一共有九個人，那八個人老早就到了，他因為生病，在路上就攔了幾天，病好了就一個人來到區裏。區委書記告訴他說：

『我們這個區裏參加集體農場的只有百分之十四，你今天就出發到格內村去，以區委代表的資格去領導那個村的工作，要做到百分之百的集體化。把每一個貧農和中農都參加到集體農場裏來，慎重的擠出富農的糧食來，對中農要寬待。這個村裏有一個支部，有三個黨員，支部書記和村蘇維埃主席都不錯，他們從前都是游擊隊員，支部書記是得過紅旗勳章的。可是他們政治上都不大高明，容易犯錯誤。以後你要每天派人騎馬送工作報告來，我要看你做到百分之幾的集體化，來判斷你的工作好壞。』

達維多夫問道：『你說對富農要慎重，這話怎麼講？』

區委書記說：『是這樣的，有些富農已經繳了穀物稅，有的不肯繳，對不肯繳的很簡單，用政府法令強迫他繳就行了，可是對繳過的人，你打算怎麼對付他們？』

達維多夫想了一下，說：「我要叫他們再繳新的稅！」

區委書記說：「不行，同志。那樣會破壞政府的信用，中農也會說話的，這是幼稚！」

達維多夫臉都氣得發白了！「幼稚！照你說，斯大林也錯了嗎？」

區委書記說：「你怎麼扯到斯大林身上去了？」

達維多夫說：「你讀過斯大林的演說嗎？把那張「真理」報找來！」

報紙找來了。達維多夫翻着報紙，叫道：

「在這裏，你聽：「如果我們的集體化程度還很有限，我們不能清算富農……」在這裏：

「但是現在呢？現在形勢完全不同了。現在我們可以向富農取一種斷然的攻擊，粉碎他們的抵抗，把他們作爲一個階級來清算……」作爲一個階級，懂嗎？那末我們爲什麼不能再來一次穀物徵收？爲什麼不能把他們像虱子一樣壓碎？」

區委書記說：「你再唸下去，下面他說清算工作是要靠參加集體農場的貧農和中農去做的，是不是呢？」

「哼！」

區委書記氣憤憤地說：「你不要哼！在我們這裏，只有百分之十四的集體化，中農剛開始參加集體農場，就能這樣做了麼？那我們立刻要垮台。你這種人一點不了解地方情形，會鬧出亂子

來的。算了吧！假使應該這樣做的話，地委會一定會直截了當吩咐我們：「消滅富農」，那馬上我們可以動員民警和整個政府機關來做，可是現在不行。」

達維多夫說：「那麼，照你看，貧僱中農都反對肅清富農嗎？」

區委書記把皮包嘩啦一鎖，冷淡地說：

「隨便你怎麼講，這裏的工作是區委會和我個人負責的，你到村裏去一定要照我們的路線做，不能自己發明。我沒有工夫跟你討論了，我還有旁的事。」說着他就站了起來。

達維多夫忍著氣答道：「我當然要依照黨所決定的路線，而且我用工人的方式坦白的告訴你，你的路線是錯誤的，事實如此！」

這時候，電話鈴響了，區委書記去聽電話。別人也都走進屋裏來，達維多夫也就走了。走在路上，他想：「這裏區委書記有些右傾，事實如此！我倒要再去讀讀斯大林那篇演說，看是那個錯？」

將近黃昏時候，他到了格內村，村政府門口有七八個農民坐在那裏抽煙。他把車子停下來，問道：「請問馬房在什麼地方？」

一個老頭兒告訴他：「馬房在那邊，同志！」

達維多夫叫車夫把車子趕到馬房那邊去，自己跳下車來跟在後面走。車子停下了，達維多夫

自己去把馬解下來，這幾個農民圍着他看。老頭西奚卡，披着一件女人的羊皮襖，開玩笑說：「當心，牠要踢人了，同志！」

達維多夫笑嘻嘻地露出缺牙齒說：

「老爹，我當過機關槍手，這幾匹小馬我還管得住！」

另外一個農民說：「你這個缺牙，是馬踢掉的嗎？」大家都笑起來了。

達維多夫拿出香煙來請大家抽，自己也點着一枝向村政府走去。這幾個農民很高興，他們看見這個人不像以前從區委會來的人一樣，那些人跳下車子，就挾着皮包衝到村政府去，這個人倒去幫着車夫卸馬。所以他們都跟在他後面走。達維多夫問道：「你們有什麼事嗎？」

西奚卡說：「我們想知道你是來幹什麼的？」

他答道：「是爲了集體農場的事來的。」

西奚卡一聽，怨恨地歎口氣，就走開了。

達維多夫走進屋裏，看見一個高個子的人臉朝着外面站在桌子旁邊挑燈芯，襯衫上掛着「紅旗勳章」。達維多夫說：「我是區委代表，你是支部書記吧？同志！」

那人答道：「是的，我就是支部書記，我叫瑪加爾。」

這時一個矮胖子從隔壁房間裏走出來，瑪加爾介紹道：「這就是村蘇維埃主席安德烈。」

主席跟他握着手，問道：「你是區委代表嗎？大概是爲了集體農場問題來的吧？」

達維多夫坐下來，把上級的指示告訴他們，而且提議，明天要開一個貧農會議。

瑪加爾把地方上情形告訴他：「我們這裏組織了一個共耕社，可是這個組織簡直是個笑話。裏面有十八家人家，全是最窮的貧農，一共只有四匹馬，兩條公牛，可是却要養活一百〇七口人。政府借本錢給他們，他們就老是想：「政府總歸會幫我們忙的，又不要我們還債。」因此，他們也不好工作，好像是一隻生病的小牛似的，很會吃奶，可是長不大，我早就想解散這個組織了。」

安德烈笑道：「我們也犯了錯誤，不該選羅斯業夫做經理，這個人簡直天生是個商人，這就是他的毛病，他老愛把東西買來賣去的。社裏買了一頭很好的牛，他偏把牛去換了一輛機器腳踏車，可是這輛車子又是壞的，一點用也沒有。要是選雅可夫做經理就好了，這人很聰明，他的莊稼和牲口都是全村裏長得頂好的，他還得過農業部的獎狀呢！」

瑪加爾搖著頭說：「我總覺得這人很特別！」

安德烈說：「不！這個人很好！」

二 貧農會議

第二天召集貧農開會，一共到了三十二個人。達維多夫說話了，他說：

『我是工廠裏的一個工人，黨派我來幫助你們組織一個集體農場，消滅富農吸血鬼。你們都應當參加集體農場，把土地和牲口歸大家公有。爲什麼要參加集體農場呢？因爲我們的生活太困難。富農的糧食吃不了，在地下爛掉，我們要強迫他們繳出來。我們應該多種，增加生產。可是用一架犁種不了多少地，一定要用機器種才行。你們這裏一架犁能耕多少地？』

有個人回答：『天天從早起耕到落太陽，一個秋季，共計耕到十二公頃。』

另外有個人說：『哼，假使土質硬，還耕不到那些！』

有個人就問：『用機器，可以耕多少呢？』

達維多夫說：『假使用我們廠裏造的那種耕種機，一架機器，一天可以耕完十二公頃。』

大家都聽得呆了，有人叫：『哎唷，我的媽！』『這才不錯！』

達維多夫又說：『可是要貧農或是中農自己去買一架耕種機是買不起的，因此雇農、貧農、中農要聯合起來。還有，你們要曉得，耕種機假使放在一小塊地面上用，就不合算，就會蝕本，

一定要在很大的地面上用。那末怎麼辦呢？共產黨主張組織集體農場，這樣，就可以用機器了。你們的共耕社太小了，要把它作爲骨幹，團結中農參加。同志們，一定要組織集體農場，你們才能够……」

靠門邊坐着當過遊擊隊的羅比西金，打岔說：「你用不着來對我們宣傳，我們會參加的。」有人嚷着說：「我們贊成集體農場！」

羅比西金從椅子上站起來說：「你這個人真奇怪，你到我們這裏來替政府宣傳嗎？政府是我們打仗建立起來的，我們全體贊成集體農場，給我們機器吧，我老早就想：革命已經勝利了，可是我們過的還是老日子，有錢人可以租地，可以雇短工，有牲口的可以耕地，沒有牲口的怎麼辦呢，就叫他們去要飯麼？」他踏着大步子走向主席台去，一邊走一邊解開破褲子，把肚皮上和大腿上的傷疤給達維多夫看，並且說道：

「你看，我們打仗帶花是爲了什麼？難道就是爲了讓有錢人吃得好，過得好嗎？譬如我吧，我種了三公頃小麥，我有三個小孩子，一個殘廢的妹妹和一個害病的老婆，我是照規定繳了穀物稅的，可是富農弗羅爾繳了沒有呢？他就沒繳！」

安德烈插嘴道：「後來法庭罰了他的錢，而且強迫他繳了稅。」

羅比西金氣得把帽子丟在地下，說：「但是他現在又是個好公民了，到春天又要來雇我去做

工了！你來對我講集體農場有什麼用？把富農的機器、牛都給我們，才談得到平等。光空口說消滅富農，現在富農越長越肥。」

達維多夫說：「消滅富農是我們黨的政策。現在斯大林同志把這事情計劃得周到極了。還整整的準備了五萬萬盧布來幫助建設集體農場。你們要機器，我們要把集體農場建立起來，然後再着急機器。」

這時候，會場上大家七嘴八舌嚷起來：

「我們擁護集體農場！」

「我們今晚就報名，把我們名字寫下來吧。」

「領導我們去粉碎富農！」

瑪加爾站起來說：「願意加入集體農場的人舉手。」大家都把手舉起來，數了數有三十六隻手，不知道什麼人舉了兩隻手。

達維多夫笑道：「你們的階級意識不錯。事實如此！可是這樣還不够，貧農是骨幹，你們自己參加了，還要叫中農也跟着參加。」

有人說：「要是他們不願意呢？又不是一頭牛，可以用繩子牽得來的！」

「說服他呀！明天要召集一個會議，你們自己投票贊成，還要動員靠近的中農也這樣做。現

在我們來談富農吧！你們是不是同意把富農趕出去？」

「贊成！」

達維多夫向安德烈說：「把富農的名單唸一遍。看大家有什麼意見。」

安德烈從文件包裏拿出一張紙來遞給達維多夫。

達維多夫問道：「弗羅爾，你們贊成趕走他嗎？」所有的手都舉起來了，只有一個人沒有舉手，達維多夫問道：「你為什麼不舉手？」

這人叫波西傑夫，他說：「因為他是我的隣舍，對我很好，我不能反對他！」

瑪加爾站起來道：「立刻離開會場！」

達維多夫說：「不要這樣，你說明你的態度！」

波西傑夫說：「我不懂，你讓我走吧！」

安德烈問道：「他給過你什麼東西嗎？」有人叫道：「你說吧！波西傑夫！你是被收買的人！你是擁護富農的！」

達維多夫問道：「你擁護蘇維埃政府呢還是擁護富農？」

波西傑夫只好假裝服從答道：「我擁護政府！」第二次重舉手的時候，他不願意的舉起手來。

達維多夫在小本子上記下：『波西傑夫是一個被階級敵人蒙蔽了的人，需要感化他。』

又通過了另外四個富農的名字，可是唸到鐵推克的名字時候，大家一聲都不響。達維多夫奇怪地問道：『爲什麼不響？』

瑪加爾說：『因爲這個鐵推克，他也是貧農的兒子，在一九一八年跟我們一道自願參加赤衛軍的，他打仗很勇敢，受過傷，還得過一只銀錶的獎。可是他回來以後拚命工作，後來就雇用工人，自己省吃儉用，也不讓工人吃飽，工人一天替他做二十個鐘頭，晚上還要起來四五趟去照應牲畜，我們跟他談了好多次話，褫奪了他的選舉權，他還是照樣過。』

達維多夫說：『你講這些可憐的故事，是什麼意思？他當過游擊隊，可是現在變成了富農，變成敵人，撲滅他！還有什麼好說的？誰贊成消滅富農鐵推克？』大家慢慢地都把手舉起來了。名單通過以後就散會了。瑪加爾請達維多夫暫時住到他家裏去，走在路上，瑪加爾告訴他說：

『同志！我一聽說要把所有財產都歸集體農場，心裏就高興了。我從小就恨私有財產，一切罪惡都是從私有財產來的。你知道，我的父親是個相當富裕的農民，我有三個哥哥，一家人是自己苦做的。有一回，有一家隣居的豬，跑到我家菜園裏踩壞了幾顆馬鈴薯。我母親看見了，就把一杓子滾開的油倒在豬身上，豬背上燙壞了，那時候是夏天，傷口生了蛆，過幾天就死了。這位